

富男 富女

黎珍宇 著

群众出版社



富男 富女

黎珍宇 著

終

群众出版社

2002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男富女/黎珍宇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14-2605-8

I. 富…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525 号

富男富女

黎珍宇 著

责任编辑: 李晓敏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80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1.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605-8/1·1071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下海弄潮	(1)
第 2 章	小涨小回	(47)
第 3 章	与庄共舞	(69)
第 4 章	爱跌恨升	(90)
第 5 章	情债难偿	(109)
第 6 章	冬冷春寒	(136)
第 7 章	夏日红潮	(157)
第 8 章	厄尔尼诺	(187)
第 9 章	素面朝天	(227)
第 10 章	谁是罪人	(264)
第 11 章	民腔官调	(303)
第 12 章	人欲市场	(331)
第 13 章	流星雨过	(346)

RBF 72 / 12



第1章

下海弄潮

可大年是本城公认的智者。他矻矻以求地研究人生大道二十年，发表了无数的铅印文字，带出了桃李遍野，算是功成名就之人了。去年他又评上了“高级职称”，生存的条件大大改善，诸如工资、住房、医疗费用等基本的生存要求，已达到了这个城市的“赤贫线”之上。可大年突然地感到前所未有过的轻松。

这种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使他欣喜，使他遐思万千。

在世纪末的这种时候，一个忧国忧民忧宇宙的智者，有这样美好祥和的心态，可谓是奇迹了！就在飘飘然的轻松之中，可大年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

他是在偶然的时刻发现这一可怕的事实



的：那天早晨起来，他随手翻了翻床头一堆书中的一本，他的眼睛掠过一行字：

“作者：乔治·R·巴赫 彼得·怀登 1969”

“啊，这是本心理学的畅销书。美国人的书。中国人不大理他们的碴儿。”他看看日历，今天是1996年5月份了。一本二十多年前由美国人写出来的书。他继续翻着。突然，一段他从未见过的文字跃上了他的眼帘：

我们已进入心理的冰川世纪。除了在鸡尾酒会之后的兴奋和性的迷狂之外，在现代西方文明社会中，真正的亲密关系已经消失，亲密关系已成为虚无：渴望得到但又不能忍受……

他自问：“亲密关系指什么呢？”

再问：“我和谁有亲密关系呢？”

再再问：“谁与我是亲密关系呢？”

就这样，他突然地恐慌起来，他想不起他是“谁”来了。

多少年来，他有过多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多到只剩下零零碎碎的细节了，然而，亲密关系在何处？

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奶奶，那一位伟大的女性已离开他多年了，她给他的呵护、爱心、关注，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及。自从她去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对任何人的牵挂。奶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可以彻底倾诉的人。她没有高深的学问，但她对他的信赖和鼓励，是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有所建树的基石。她与他之间，有一种灵魂的默契灵魂的和声。小时候，他失意时，她那碗热呼呼的红糖鸡蛋，会给他弱小的心灵注入无限的热力，滋养他长大，使他面对他不了解不明白的世界；成年后，他有难处的时候，她没有力量为他力挽狂澜，但她把她所有的积蓄几千元全拿出来，他知道这是她的“棺材老本”，多少次家有大困，她



也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父亲母亲打过这笔钱的主意，她老人家坚决“捍卫”她的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老本，口口声声说是为自己的末日准备的……而她却在他的学术著作遇到出版资金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全数拿了出来。他没用这笔钱，但他实实在在地收下了奶奶的一颗心。这是一颗可以置生死于不顾的爱人之心啊！

在以后的生活中，有谁以这样的心思爱他、为他分忧？

没有了。他的妻子对他有无限的这样那样的要求，他的孩子对他有这样那样的索取，他的上司对他有这样那样的压力，他的朋友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请求，他的同事对他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而他每天都在精疲力尽地努力——工作、斡旋于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没有。他突然感到惶恐。他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为“亲密”的人！由此而引伸出去再想深一层，就是古老的哲学问题“我是谁”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多想的，可惜我们的智者是一位思想者，他已经思考了数十年，写下了几百万言的洋洋巨著，解决了不少学术问题，他不可能不思考不求解。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当一个人在思考，他的灵魂就会不受控制地呼啸前进。而这前进的速度，不仅撕下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且还有摧枯拉朽的能量，把人原有的一切移动、改变，甚至从量变转化为质变……

我们的智者可大年先生，就恰恰遇上了一次这样的千载难逢的灵魂前进的机会。

他回顾了自己的半辈子生活，觉得非常非常地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说：“你是谁？你功成名就，但是你和任何人都没有‘亲密的关系’！你是什么？荒原狼么？不！你没有过荒原的空间，你没有捕杀过任何猎物，你连一只狼也不如！你是什么？顶多就



是一个机器人似的工作狂，你没日没夜地在书堆中刨故纸，再把故纸中已死去千年的人津津乐道一番，以满足无数当今世上怀才不遇、怀情无缘的傻瓜们。而这些人中，有谁会想念一下子你？谁和谁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呢？”

“真正的孤独是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感到的孤独”。一个美国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早在几个世纪前也有智者有过类似的感悟，不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目空一切的，虚无与现实交织的，绝对形象化的。他们会说：“高处不胜寒”。事实上，何来高？何为低？在生与死的终极面前，又有谁不和谁不在同一的起点？既然人人都在同一的起跑线上，为什么人和人就不能有亲亲密密的关系？

我们的可大年先生是越想越绝望了。

就在他很绝望之际，他的太太回来了。他听见她的脚步声，一阵深深的不为人知的厌倦情绪就涌上了心头，脑瓜顿时一片空白。

“你有大把的空闲的时间又不去炒炒股票！隔壁老欧今天又赚得盘满钵满了！你现在才是个高职，人家高知好几年了，搞的项目全是挣大钱的，股市里又发了大财，开的是宝马，住的是豪华别墅……”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妇女在唠唠叨叨。他奇怪地看着她在想：当年怎么就会娶了她为终生伴侣呢？

他想起来了：那时候他是大学里最年轻的老师，是人人都看好的才子。而她只不过是个护士。她当时很纯洁、很崇拜他，听他背诵普希金的情诗时还会哭。他没有拒绝她的到访，久而久之，人人都以为他们在“搞对象”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去登记结婚了。新婚之夜，他和她都紧张得要命，拿着她护士学校的教科书看了半宿，这才战战兢兢地进“洞房”，一点儿快感都没有。完事后她只说不舒服，而他只觉得恶心头晕。

“只有动物在性交后才是难过的”。他想起了米兰·昆德拉在



一本书里说的话。“我们就这样做了半辈子动物。”他说。

“你说什么？”又黑又瘦的中年女人站在那儿，拿着菜刀。

他给吓了一跳，回到了现在。

“没说什么。一个哲学问题。”他突然决定要对原来的一切做一些改变。

中年危机。他吃饭的时候对太太说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

又黑又瘦的女人冷冷地回应道：“你别异想天开，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要这个家了，我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想自由，没门。”她把饭勺重重一扔。

“掷地有声”。他苦笑道，回书房去了。汤也不喝。

女人在哭，有声有泪地向所有的对应物控诉他的几十年的“罪行”。就是不和他好好地说会儿话。

他对这样的关系感到绝望。

“如果这种绝望情绪在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身上发生的话，他会立马出走、立马离婚。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在一个四十好几的男人身上，那他只有听天由命、等死了。因为所有的雄心和所有的力气，都随着青春的流逝而流失在日渐接近的衰老之中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衰老啊？！无奈？还是麻木？剩下来的是蹉跎岁月、行尸走肉么？”智者被自己灵魂的拷问吓了一跳。

他不甘心就这样地死去。

“我要生活，要体验生命的欢娱。”他在他伏案几十年之久的书桌上，写下了这段生命的诤言。

他的妻子拿着一块乌黑的抹布，把他的最后的雄心壮志抹得干干净净。那片陈年老木上，只留下了一摊无心无肺的污迹。

电话铃响了，是一位同事卢讲师。他正往“高知”的台阶爬，活得累不堪言。他告诉可大年说：“到美国 G 大互访的好事，让许副教授功于心计地谋到手了。这课题，不是你一直在研



究并且一直在出成果的吗！而且对方的邀请是向你发出的呀！怎么就没了你的份呢？”卢讲师的话极具情绪色彩。他和许同时报评副高职称，许上去了，他下来了，所以他是很不服气的。说实在的，他的能力和成果都在许之上，为什么决策层要优先能力不如他的许某呢？这里头的蹊跷就不知道了。

“这世界，说不清楚的事多着呢。谁爱折腾就让他去吧。”可大年说。他不想为去不去美国访问的事而烦恼。这“职称”的事儿就像恶梦一样缠了他许多年。第一次评，说他的学历不如谁谁谁的名牌，而且年轻，让一让吧！结果一让就是五年。工资、生病时住的贫民大通铺……谁谁谁看得起你呢？连老婆孩子都没好脸色。第二次评，机会来了，非他莫属的了，偏偏又新来了一个有官场背景的系党委书记，他也要有一个“高知”职称，所以又要他让一让，又是五年。幸而当时他做的课题在节骨眼上，他顾不得患得患失生闲气，所以就好好地“活过来”了。如今他更不在乎这一切了。因为那一切都与“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无关。

“可老师，我真服了你的忍功啊，这不明摆着剃你的须么？”卢讲师说。

“不，卢老师，我可不是这么看的。因为我无须可剃，无须可剃。”

女儿放学回来听见这句话，马上接过来问：“爸，太监才不长胡子呢！谁无须可剃呢？能不能让我瞧瞧？”

可大年马上放下电话，对女儿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请你不要在大人说话时插嘴，这是礼貌，是修养。懂吗？”

女儿回嘴道：“我偏不。要那么多规矩干嘛？你这一辈子还没累够吗？还要赔上下一代呀？有没搞错？”

冲突，代沟。可大年的头轰地一声大了许多。女儿是高一学生了，她已有了自己的声音。她不再是属于父母的了。除了血缘之外，他还能在她那儿找到些什么安慰呢？



一种彻骨的孤独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同时还有一种深刻的累，充斥着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不能再如此地活下去了。”可大年对自己说。再这样一成不变地处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环境里，他会默默地腐朽，就像一株缺少阳光和活水的植物在枯萎死亡。争职称、争出国名额，在这种种无意义也无益的“战争”中，人得到的是什么？不就是一些小小的利么？假如一个人有钱，又有才华，那么他还会去争这些东西么？

可大年于是把眼光移向社会。

他暂时放下那做一辈子也做不完的研究课题，溜达到了股票市场。

他到达股市的那天恰逢“牛市”的全面启动。那巨大的红红绿绿的股价显示屏上的数字，像一群有魔力的精灵，刺激得关注它的人们七情上脸、欢声雷动。

他用哲人的目光看出了这不过是一场愚昧的“羊群游戏”，一种大众化的赌博行为。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不管价位升跌一律抽税的一方。

他冷笑着准备退出。

这时他的机会悄然而至。他的同事和邻居、他的太太天天念叨着羡慕着的经济系教授老欧红光满脸地迎面而来。

“啊！老可是你！”他用发现外星人的口吻说道。

可大年同时发现老欧的身边有一位珠光宝气的妙龄女郎。

“来，到我的地盘上坐坐。”老欧盛情地邀请他。

老欧这能人不简单，在证券公司里有一间豪华的办公室。还有秀色可餐的女秘书。

“老可，你可以入市玩玩，金钱游戏，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老欧说他在几年前就入市，现在已是大户、资深的股评家、



融资论的权威。私人有别墅、名贵汽车，豪华气派。更重要的是，有大量做不完的乐事。他的生命似乎不生长孤独。

他有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还有什么呢？

“我刚从欧洲回来，你看，我在走之前所预料的大牛市，果然在月中开始！你看那波型，走得多么地漂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97 香港回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握手！这意味着什么？老兄！听我一言，走出象牙塔，出海玩玩吧！”欧教授说得眉飞色舞。

“你不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骗局吗？”智者可大年问。

“是的，你的理论完全正确！但是你别忘记这是个游戏！全民参与的数字游戏。它不需要高深的知识，但需要机敏、需要输得起、赢得起的胆识。我告诉你：有人小本经营，到今天依然是小康之家；有人大本起家，今天却成了散户；有人却从无到有到千万身价……这里头没有奥妙么？有的，不过，你得亲自去找。”

老欧说得可大年有些许心动了。

他回家后就翻了十几本经济学的书来看。一看就看了几个通宵，把“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和美国的股市风云、香港的股海历史全在理论上弄通了。然后才揣上穷其半生的积蓄——三千元上阵。

我们的智者是自尊而骄傲的。他要独立作战，远离熟人和一切别人的经验。他找了一家偏离闹市的小门小气的证券公司开了个散户户头，然后就像农民在田头望着秧苗盼着它们快快长一样远远地蹲在一根大柱子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小的显示屏。

他蹲了三天。

第四天，他买进了 100 股“发展”、100 股“新大洲”、1000 股“天骥”。第五天，“发展”涨了 2 元 8 角、“新大洲”涨了 2 元 3 角、“天骥”涨了 5 角。算起来，他一天就赢利 50%！他的



私人财富从三千元变成了五千元。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他真真正正地激动了兴奋了。他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写了百万字的学术论文、得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奖励，但经济上却几近赤贫。三千元的积蓄，是多年来存下的稿费……一天赚二千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奇迹！

于是我们的哲人可大年迷上了这种大众化的成人游戏。

每天，他有空就蹲在那根大柱子前，看着股价涨落而心潮起伏，热血沸腾。

由于他是股市新丁，没有'93 大股灾的阴影，所以他的操作理智而稳健。加上他的高人一等的智力，使他的选股逮牛动作，百发百中。以致于一批散户，跟着他同出同进。视他为专家。而他的筹码也在两个月内滚成了两万。

股市给了他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功感。他现在可以很丈夫地喝斥那位干黑的女人，也可以在目中无人的女儿面前挺起干瘪的胸膛。这一切得益于他现在的豪气——他答应明年给太太几万元装修房子、年底给女儿买一台 586 电脑。

尽管哲人的灵魂对发生的这一切很不服气，但世俗套子如果不用世俗的法门去解，又有谁能解得开呢？

可大年真心真意地感谢股市。

他和股市建立了一种超乎于人与人关系之上的亲密关系。他每天都想着它、关注它、担心它……他的喜怒哀乐全系于它！

夜深之际，当他的哲学灵感惊天动地涌来之时，他会拷问自我、反省人性之善善恶恶。然而天亮之时，那股不可压抑的冲动，又使他坦然而之地对自我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人，怎能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呢？总有一天，我会厌倦这一切游戏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要利用它，改善我的生存状态。



可大年的变化是悄悄地进行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原来他还不住地担心学校领导层会对骨干专家的工作进度放缓有意见，也担心自己带的三位硕士研究生埋怨授课质量在下降……没想到，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两个多月过去了，谁也没对他有微言。奇怪的是，校领导多次在例会上表扬他，说他最近潜心科研，是老师们的表率云云。可大年可是听得怒火中烧而又苦笑翩翩。事实上，他已暂停了研究，不可能是同事们的学习榜样；而他努力工作的时候，偏偏就是那些领导们认为他不安分的时候，他研究的课题要经费、要报批，所以要“劳烦”很多高高在上的领导，他们所以不喜欢见到他。而他想做成一件大事有益于千秋万代，却是难上加难！得罪人、性子急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落满一身！如今可好，他不做大事而去谋一己之私——“炒股去矣”，却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表扬、罪名全消。这是不是叫人哭笑不得呢？

如果可大年的性格发展按照一贯以来的路径走，他一定会以真相来保卫正义。他会对那些人模狗样、天天浪费着大量民脂民膏的家伙们说：“我现在并没有做有益于人民的大事好事！我是在修整自我、休息身心的阶段，我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正陷于最低潮！你们讨厌的、年富力强的前途无限的那位智者，正在默默地死亡着！而一个和你们一样贪婪、无志、平庸的市侩，诞生了！”然而他没有说，也永不会如此地傻气了。他说出一切真相，并不因此就能保住正义。那些人依然在台上、依然把持大局决定着另一些人的生死存亡。而可大年们，也不会因为保卫正义而得到任何现实的利益。正义能给美丽的灵魂涂上光环，而无视人生的残忍血腥。想做一个人，而不做一个神，就不得不离正义远点！

这一套新的哲理，来源于股市的操作规律：“红出绿进。”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就会血本无归，被踢出局。没有人可怜



你、帮助你。铁的规则、浮动的运气、深奥的哲理，全在股市的启示！

可大年以舞台剧的姿势离开了校务例会的会场。虽然他的灵魂依然在为自己的真实自我而痛哭，为自己经营了半辈子的、造福于子孙后代的课题而感到遗憾，但他的心又不由自主地飞回了股市。那儿风起云涌，但纯粹而干净，面对的是明明白白的利益和风险，得失全在于未知的必然。不像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社会，同类相残、互相践踏、互相折磨、勾心斗角、棉里藏针而又一个假仁假义、虚伪透顶！

可大年是真心实意地感谢发明股市这个金钱游戏的创始人。他把人性看得那么地透彻、那么地明白！他把人的精神，凝聚在同样虚无的“利”字上方，公然与传统的道德之“崇高”、“真、善、美”、“大公无私”分庭抗礼！在滔滔浊流中，更显出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呢。更妙的是，清与浊之间，可变是常数。浊可清、清可浊……生生不息。

人进股市为利，我们的哲人可大年进股市为了天下之大道。所以他在股市中鹤立鸡群，很出众、很特别。这种与众不同的优秀特质，被一个女人及时地发现了。

任为赛是个品貌平庸的女人。她的特点就是柔弱。她学识平平中学程度、相貌平平在人堆里谁也看不见。她幼年丧父，中年又被丈夫抛弃，可谓是名符其实的“不幸女人”了。这些经历使她的身心都强调出一种楚楚可怜的气质。她眼神忧伤、脸色萎黄，五小身材，发如枯草。整个人看上去给人一种年久失修的颓墙败瓦的感觉。

她是股市的常驻客户，证券公司大户室里的“大户”。据说她入市的几百万资金，是她本人的“身价银”——她的前夫以此为条件逼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那个男人是在她的忘我支持下成功地在江湖上骗取了几千万，有钱之后就去骗妙龄少女，多行



不义必自毙。最后遇上了一位专门摧毁色狼后院的女情场“杀手”，一位媚态万千的上海女人，她不容他有老婆孩子，也不容他不离婚。于是任为赛再怎么苦苦哀求保住“形式上的婚姻”也没有用。那个男人在青春美色的威胁下不念糟糠、抛妻弃子……任受到了这场中年沉船的打击后，一直萎靡不振，日子过得如同行尸。每天，到股市溜溜，然后就回家做饭、等女儿放学。偶尔和一群股友打打麻将，喝喝早茶。她在这样的生活中慢性自杀着，活着与死去没什么两样。

然而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这个生不如死的极度寂寞的女人见到了我们的智者可大年先生。当时天上有一条七色的大彩虹横贯南北，在这个多雨的南方城市中，已有多年没出现过如此壮观的苍穹美景了。

当时可大年被这大彩虹深深吸引了，他离开了那根大柱子奔向窗前，而任为赛也在这时飘然而至。她同时看到了一幅她有生以来最浪漫的人间画面——一个健硕的中年男人在凝望大窗外的七色彩虹，而那美丽的天庭展露着乌云的笑容！任为赛智商平平的脑袋里有过小学时期的童话，而那美丽的憧憬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童话里的人和事，离她生存的现实太远了。她所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无奈、残忍和肮脏。一个男人和一条巨大的彩虹，这个充满了诗意的场景，勾起了她心灵深处的一处至美至纯的渴望——童话的境界。

她仿佛回到了童年，她没有经历过惨痛的成年的蜕变、她充满了生的欲望和美的向往……她不曾失落过、不曾被遗弃过，她是一个可爱的朝气蓬勃的女孩！她就带着梦幻般的神情，走近了他，那位她不认识、也无需理解的与彩虹同在的男人。

可大年很不高兴有人在这个时刻打扰了他。哲人的思考往往与天地同启，天象是他的灵感之源，他对着七色彩虹正思索着一个重大的古老的命题：“庄周哲学与现代股市”，但一个女佣似的



女人踩着梦游者的步伐闯进了他的禁地。

“哇！好靓哦！好大的彩虹啊！”任为赛靠在窗台的那一边，把脸朝向他说道。

他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她把他近近地看清了，一个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中年知识分子，穿的是灯光夜市上买的廉价货，但神清气扬，目光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智慧。这是股市、洋场中不可多见的上品！

任为赛经历过商战的大起大落，也算是阅人无数了。这样的男人，能交往一番，也决不会亏！就担心他不理睬她！当她听到他那一声哼哼时，就高兴地接着说：“你也……喜欢看彩虹？”

可大年正眼也没看她，礼貌地又“是”了一句。他内心巴不得这小人儿快快地走开，回到她自己的位置去。

没料到她不走，聊上劲来了。“请问先生你是？”她有礼貌地问。

他只好乖乖地答：“我是理工学院的，姓可。”

她惊讶地说：“可？很少人姓这个姓的呀！你也炒股？”

他最讨厌人家说“炒股”二字。这个小小的中年妇女真讨人嫌！他不满地横了她一眼。

就这一眼，可大年不得不缴械投降了。他看见了一张可怜兮兮的脸、一双童真未泯的、忧郁的眼睛。“这世上，有哪位女人的眼神如此地忧伤？”他不由地愣了。

他久久地注视着、探究着那一双奇怪的眼睛。直到那目光不好意思地挪向远方的彩虹。

“你是？”他问了。

她说：“我就在大户室，天天来炒股的，姓任，任人为亲的任。”

“喔！大户。”他不禁想道：如此有钱的女人，还有什么事能